

张宇文集



中篇小说

没有孤独

时代文艺出版社



90259548

张宇文集

没有孤独



I247.7
2720.7

SBU29 / 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宇文集/张宇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87-1601-7

I. 张… II. 张… III. ①张宇-文集②小说-作
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239 号

张宇文集

作 者: 张 宇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博雅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8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01-7/I·1534

定 价: (全七册) 156.00 元

序 言

张 宇

原来想着人老了或者人死了，才能够出文集。后来见许多中青年作家忽然都文集起来，才想到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改革的。当然也有几家出版社曾表示过给我出文集的意思，但看着人家并不坚决，因为脸热就没有主动去联络，于是我的文集一直就拖到现在。看起来作家写作是一回事，走向市场是另一回事。脸皮厚起来也是需要锻炼的。

在编选时，虽然取掉了一部分比较粗糙或者幼稚的作品，但为了向读者汇报自己的创作过程，还是留下了起步阶段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一位作家怎样爬着爬着走起来了。拖鼻涕和穿开裆裤的样子虽说不怎么好看，那毕竟是自己过程中真实的一面。有人说天才容易夭亡，只有老不死的活着才能够熬成大师。因为直到现在还活着，看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天才，只有往大师这条道上熬，熬成熬不成大师那是没影儿的事儿，起码能把脸皮熬厚起来，还是有把握的。

人要有自知自明。忽然写出伟大作品来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跳，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认真写作，完成自己的写作态度吧。

2001 年秋

目 录

序 言	(1)
没有孤独	(1)
飘扬	(62)
阑尾	(90)
自杀叙述.....	(128)
大街温柔.....	(183)
黑槐树.....	(249)
城市逍遥.....	(306)
城市垃圾.....	(361)
枯树的诞生.....	(398)

没有孤独

—

世界上从事癌症研究的人尽管成千上万，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对于癌症的治疗基本上还停留在手术切除、电疗和激光照射这三类上，其实这三类疗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全部以杀伤癌细胞为主，可以通称为杀伤疗法。

杀伤疗法野蛮和盲目，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就使治疗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大量杀伤更多的正常细胞。结果有的患者幸运，在杀伤癌细胞以后还能撑着虚弱的身子挣扎几年再死。这些幸运者活不长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杀伤癌细胞时已经伤了根本和元气。另一种患者杀着杀着被直接杀死在医院里，这样从某种角度说，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又成了癌细胞的帮凶，使患者梦想逃出虎口时又跳进狼窝。唯一的区别是，被癌细胞杀死是消极的，而被医生杀死是积极的。这样前者可以说是自杀，后者就是他杀。在消极和积极、自杀和他杀之中，便可怜地挤出来一丝患者对于生

存的希望。这种希望实际是一种恐怖，在死神追踪下狼狈逃窜的恐怖。从这个角度上看，在死亡面前，人性永远是软弱的。由于软弱才显得可爱。虽然这么说残酷了一点点。

我们的科学研究早就证明，人的生命是由无数个正常细胞组成的，正常细胞是人体的创造者和卫士，正是由于它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牺牲和奋斗推动着一个生命向前发展。而在这个生命发展过程中，正常细胞最凶恶的敌人就是癌细胞。既然有正常细胞，为什么还要有癌细胞呢？也许这就是生命之谜。因为我们把细胞分为两类，并且赋予它们正义和邪恶的属性，这全是站在人体的立场上。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上帝的立场上，还会这么看吗？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我们和上帝，都明白这两类细胞不能共存永远敌对。不同的是，上帝也许有意把这两类细胞放在一起，像观看斗鸡一样，观看生命的游戏。而这游戏对人体来说，却是残酷的战争。人体又为细胞之战提供了广阔的战场。一想到人体不过是上帝进行生命游戏的载体，真让人难受。仔细追踪这里边的深意，就可以看出上帝的险恶用心。上帝是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才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斗争呢？

无论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它们都是由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三部分组成的椭圆形生命体。而这两类细胞在相遇时同时改变形状，把自己椭圆形生命体变化成碟状。这时候它们的生命体就变成了武器，武器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武器。就像人把脑袋当武器去攻击敌人一样，越发显得伟大和悲壮。

它们先是迅速贴在一起，在贴在一起的同时拼尽全部力

量扩大自己再扩大自己。这实际上是在比大小，比谁能超过对方的规模。于是超出的那部分身体一点点卷回和收缩，先把对方像包饺子一样包在自己之中，然后用力拼命收紧自己，使对方在自己体内由于停止呼吸而死亡。然后再长喘一口气，一点点把对方消化掉，使对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这场细胞之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永远一个对一个，决不以多胜少。而正常细胞在这场战争中永远是前赴后继，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永远没有退缩、逃跑和背叛。从这里又把个体的细胞和由细胞组成的人体从质上区别开来，形成了个性自觉和集体无意识的鲜明对比。自觉的个性汇集起来便组成了无意识的共性，这大概就是人的思想的源头吧。

细胞之战通常有三种结局，要么正常细胞吃掉癌细胞，要么癌细胞吃掉正常细胞，要么同归于尽。这就使我们想到，我们身体内其实是经常出现癌细胞的，只是一出现就被正常细胞前赴后继的斗争消灭了。而上了年纪容易患癌症，并不是别的因素，是因为正常细胞的生命力减弱了。

这时候我们就该说，全世界对于癌症的研究一直以杀伤为主的方向全错了。正确的方向应该是给正常的细胞加大营养，增强正常细胞的生命活力，最好再给正常细胞制造一种武器，帮助它战胜癌细胞这凶恶的敌人。

讲出这番道理的鲁杰先生制造过一种药叫“营养一号”，就属于这种疗法。这种药早年曾在市场上销售过，后来由于鲁杰先生死后又失传了。这种药用四种中草药合成，一边给正常细胞加大营养，一边又帮助正常细胞的外围产生一种透明的胶体，这胶体又光滑又坚硬，等于保护正常细胞，给了它一面盾牌。当年在癌症多发区的洛宁县，不少患者服用此

药效果极佳。因为明显地延续生命增强了体质，患者们亲切地叫它“死不了”。可惜鲁杰先生不让此药批量生产，他一再强调这种药是雕虫小技，对于癌细胞只是欺骗和蒙混，并不能根治。服用这种药，只能使患者多活几年，并不能把患者从死亡的路上拖回来。他并且说，我年纪太大，已经没有能力从事研究，造这种药品仅仅为了说明道理，给全世界的癌症研究拨正一下方向。

记得一九八〇年，鲁先生已经七十岁，刚参加革命工作在洛宁县防疫站当工人。才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差不多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又要交粮本了。他像一盏耗尽油的灯就要熄灭，不可能再进行辉煌的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了。

那时候他常常挂着手杖坐在院中间花池的水泥台上，说话时总闭上眼耷拉着脑袋，枯瘦枯瘦，让人想到山里关上门扇的老屋。偶尔睁开眼望望你，他看你时眼里没有一点光亮，使你想到人还活着时这双眼睛已经死去多时了。

他死后这许多年我一直想着他，他闭上眼的神态总是不死不活浮现在眼前，这时候对于他的回忆就像雪片一样满天飞舞。我了解他，并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能这么活一辈子，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现在我想凭借对于他的回忆的追踪，依靠回想的折光来照亮，逐渐地一点点观看他内心深处的风景。

二

有时候想想，鲁杰这辈子活活像推磨，抱着老磨杆从他的出生地洛宁县鲁家洼出发，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外国，走遍了大半拉世界，明明是往前走，却一步一步又走回来，回到了洛宁山乡。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正好画了个圆圈儿。虽然回到了出发地，但他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摆下了一条长长的弧线。捡起这条弧线，才能捡起他人生的全部内容和意义。

他出身乡村，祖上种地，本来完全可以同别的村民一样不用出发，在鲁家洼原地踏步同样可以走到他生命的尽头。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这样生活，他没有越出这个常规的理由。就因为他爷爷信教，又到教会去给英国来的传教士当伙夫做饭，才改变了他的命运。由于传教士对他爷爷的奖励，免费让鲁杰在教会学校念书，然后又保送他到英国去留学。

从这一点上看，爷爷做饭完全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极富偶然性。如果他爷爷不会做饭，或者会做饭而不去给传教士做饭，鲁杰就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如果以鲁杰这个命运的转折点来思考他的人生，再推而广之上升到对于命运的认识，那么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命运是不容易被把握的，偶然永远是摆渡命运的帆船。

不过对于一个乡村老头来说，他并不思考这些，只一味对教会感恩戴德。

“杰，这人来世上啥要紧？”

“爷爷，啥要紧？”

“名声要紧。”

“是，名声要紧。”

“杰，名声从哪里来？”

“爷爷，从哪里来？”

“从心上来。”

“是，从心上来。”

“要不是教会，你这一辈子只怕当一辈子睁眼瞎。娃子，记住，这一回到外国去念书，一定要用功，给咱教会争气。”

那年代洛宁县到洛阳还不通汽车，老头儿赶着毛驴送孙子到洛阳搭火车，走一路说一路，整走了三天。虽然天热得泼火，老头儿并不觉得路长。

在洛阳车站分别时，老头儿老泪纵横抓住孙子的手像牢牢抓住他们鲁家的命根子迟迟不愿松开，泪涟涟说：

“杰，让爷爷再看看你，兴许你这一出中国，再回来就见不着爷爷了。”

“杰，我想了这一路，给你说几句最要紧的话，你要听话，一辈子消灾避难。”

“记着，你这一辈子不论走再远，事儿不可干太大，钱不可挣太多，娶媳妇不要太漂亮。”

鲁杰点点头，表示牢记住了爷爷的话。然而当车开以后，他努力去相信去感悟爷爷的话时，他逃脱了。他如今正往外走，而爷爷的话分明是要把他往回拉。他爷爷不拉还好，他这么一拉反而提醒了孙子，要想发展前程就要背叛家乡的落后和无知。

他爷爷在这里犯下了一个绝大的错误，那就是给孙子指

明了后退的方向。他孙子正好对着这个方向背道而驰下定了决心，人活一辈子，就是要干那大事业挣大钱找漂亮媳妇。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爷爷像一张弓，就这么往回一拉，反而把孙子像箭一样射了出去。

在车笛鸣响的一刻，鲁杰已经为他一生的悲剧命运扬起了风帆。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获得英国雷斯德医学院医学和药物两个博士学位；接着，导师又介绍他到美国纽约州圣约翰霍普金斯氏医学院进修，获生物化学博士；一九三八年末应英国剑桥大学之聘担任教授，第二年晋升为大教授；一九三九年末回国应聘，在上海最大的生物化学厂任总化验师兼副总经理；同年，与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钢琴系的白丽小姐成婚，搬进了豪华的花园洋房。

当他坐轿车挣金条不断创造发明闻名国内外时，当他在洋房里娶妻生子时，回望家乡爷爷的坟头枯草在风中摇晃，不住地感叹，人没有知识，可怜哪。回想家乡的茅草小屋和走过来的路，他越来越感到家乡人的落后。一个普通英国传教士，在当年就把那么多家乡人全征服了。说到底，那不过是一种宗教，与科学的太阳相比那只不过是一团淡淡的迷雾。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爷爷把他送进教会的学校念书，使他走进了书本认清了家乡的落后并背叛了家乡。教会送他出国留学，使他走进了科学认清了教会的虚伪并背叛了教会。但是这些发生在鲁杰身上的一连串的反叛都为鲁杰开拓了前程，他在背叛中发展自己，他在发展自己中一次次背叛自己的过去。在鲁杰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分明捡到一颗认

识的果实，那就是人生就是背叛。

出国留学后又回到上海，要说这时候鲁杰已经把自己这个叛逆者的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但是他并不满足自己，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所吸引，从发展自己命运拓宽到关心民族命运。他甚至张开联想的翅膀，认为共产党给人民以思想，我给人民以科学，只要我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就可以并完全能够拯救这个民族了。

一想到他要成为这个民族的救星，他激动得不得了。这时候，这个从洛宁县鲁家洼走出来的原本农民的娃子，已经把自己鼓荡再鼓荡，走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已经是国内外闻名的科学家了。

这时候上海外围响起解放军的枪声，这个城市就要解放了，逃的逃，跑的跑，上海滩一片混乱……

美国领事馆派人来动员他上美国当美国人，英国领事馆派人劝说他到英国当英国人，瑞士人劝说他到瑞士去定居当瑞士人，国民党高级官员游说他上台湾，他都拒绝了。他很会拒绝，他对美国人暗示他要到台湾，他又对国民党暗示他要到美国，他对英国人暗示他要取道瑞士，他对瑞士人暗示他要取道英国。他知道自己是哪一方也没力量得罪，但他又知道这各方之间却谁也不敢得罪谁。结果给人的印像是鲁杰肯定要走，就是不知道到底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他一边应付他们一边在心里早拿定主意，哪儿也不去，要留下来与共产党联手当民族的大救星呢！

那时候往国外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祖国，死后还能不能埋进祖国的土地里，便悄悄兴起了挖土热。往国外逃跑的人都到上海外滩挖土，带一杯黄土吧，万

一客死他乡，把骨灰放进这杯土里，灵魂就安息了，也许这杯黄土会化为一朵祥云，托着流浪儿的孤魂飘洋过海，回到祖国回到家庭的祠堂里。

白丽和妹妹白平去挖土时，鲁杰没有阻拦。白平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他一直觉得这个漂亮的妻妹在悄悄爱着他的同时也在悄悄监视着他。他时时处处提防着她。不过，他还是上了她的当。

那天白平飞往台湾，他们全家人去送她。白丽抱着儿子，鲁杰手捧一束鲜花。看着即将起飞的航机，鲁杰把鲜花献给漂亮的妻妹。白平深情地接过鲜花，吻一口，转给姐姐白丽，伸手抱住了鲁杰的儿子，看样子要吻别一般。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白平抱着孩子一扭头就飞一般向航机跑去。白丽本能地动身去追，被鲁杰拉住了。鲁杰死命握住了她的手。鲁杰明白，只要他们追上飞机，飞机马上就会起飞的，那样命运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白丽疯一般挣脱着要去抢孩子，鲁杰死命抓住她的手不放，仍然满面微笑地向飞机上的白平望别。那样子就像鲁杰和白平商量好了一样，把白丽蒙在鼓中。

鲁杰知道，国民党不至于劫持他飞往台湾，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他身后可能存在的美国和英国，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下决心留下来和共产党一道建设新中国。

飞机起飞了。当孩子的哭叫声游丝一样在空中飘逝的时候，鲁杰才放下心松了一口气。白平虽然抢去了孩子，却没有引诱他们追上飞机，白平的劫持便只是劫持了一个形式，没有得到劫持的内容。

鲁杰紧握着妻子的手，迈进汽车又回到家里。在白丽的

记忆中丈夫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握过她的手，她感到她整个人被握在丈夫手心里，从挣不脱到不愿意再挣脱，到最后感到在丈夫的手心里迅速成长，一下子就成熟了。

“我明白，”白丽说，“咱们是哪儿也不走了。”

“不是我不走。”鲁杰说，“是我没有权力走，这个民族需要我，这个国家需要我。”

这句豪言壮语脱口而出，鲁杰望着吃惊的夫人，自己也感到吃惊。夫人作为听到他内心秘密的一个别人，对他形成了一个接受对象和受到影响的环境。白丽点了点头说：

“我懂了，你不仅仅属于我，你属于整个民族。”

白丽的话构成了对丈夫的回声。这个回声不仅接受而且继续煽动了丈夫的伟大感。他们在失去孩子以后忽然觉得获得了整个民族，于是为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伟大感而激动万分，热烈拥抱。白丽旋即又坐在琴前，为继续鼓舞他们自己，弹响了迷醉的琴声。他们在琴声中迷醉。

三

鲁杰切入伟大后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春天，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把他送进了牢房。在他以后的回忆里，好像牢房并不重要，却牢牢记住了那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他记得那美式吉普又破又旧，坐垫上还有破洞，由于底盘太轻跑起来有点飘还有点颠。车笛刺耳，车就像要散架的骨头跑起来哪儿都响，总使人觉得跑着跑着就要掉轱辘的感觉。他从来没坐过这种车，他不是坐这种车的人，让他坐

这种车进监狱便觉得受到了轻视。他十分后悔当时没提出来换车，以后每想到这辆车就觉得十分悲惨。

这样，从鲁杰看待这辆吉普车和牢房的轻重上，我们就发现他这人极重形式，形式往往给人以改变命运的最先反映。通常，形式一般是内容的载体和外观，而有时候形式本身就切入了内容。这就给鲁杰一种感受，那辆破吉普车才真正是他的牢房，因为这辆车一下割断了他和外部明媚春光的关系。牢房不过是以后九年时光的帆船，他坐在这船里在时间的长河里漂流。

判了他九年徒刑。判刑的时候他对犯罪情节和细节全部承认，就是不承认犯罪性质。他私自通过外商购进一批大烟，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帝国主义分子都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攻击新中国，严重破坏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像，确实构成犯罪。而鲁杰认为没罪的原因是他购进大烟是为制造药品而不是贩卖毒品，用大烟制造药品给人治病和用大烟从事吸毒伤害人的生命这完全是不同的性质，像用菜刀进行切菜和用菜刀进行杀人完全不同一样，这是完全从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怎么能把用菜刀切菜当做杀人来混乱逻辑判他有罪呢？他甚至指着公安人员的枪支又振振有辞地讲演，用枪支来杀害人民和杀伤敌人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他已经判刑入狱还不承认自己有罪。

他是入狱以后才承认自己有罪的，是监狱里的看守说服了他。看守说你主要是没经过政府批准购进大烟才犯了罪，犯了没批准的罪。这使他一下豁然开朗，再不在这个问题上胡搅蛮缠。看守并且说，因为你不是贩毒才从轻判了你九

年，如果是贩毒就可以判你无期徒刑和死罪。这才使他一下惊醒，进入了犯人意识，原来从没有批准开始，就犯了罪。

一明白自己确实犯罪，就主动要笔要纸写出了长长的检查书，承认自己犯罪性质后又认识到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严重伤害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使他非常痛心而永远不能够原谅自己。因为他原本是要建设这个国家的，却破坏了这个国家。他感到难过。他马上表示态度从此开始一定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不过使他遗憾的是检查认罪书写好之后，看守把笔和纸也拿走了，他十分想留下这两件好东西。但是看守告诉他，他的主要任务是改造自己，不能用这些东西。他虽然心里难受得很，也不敢反驳。不过从这天起，不再痛苦，既然承认了犯罪，就要主动改造自己。并且开始主动逼迫自己适应新生活，而且马上就对牢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牢房里卫生条件差和吃饭水平低，他都认为不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经济条件上不能满足。他是觉得牢房这个空间对犯人构成的意义十分有意思。人生活在地球上，地球的吸引力永远把人牢牢拴在它上边，实际上地球对人就构成了牢房的意义。如果按照这个推想，牢房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只小地球，从根本性质上并没有对人进行本质上的伤害。这样相比较，别人只不过生活在地球上，自己只不过生活在小地球上。面积的大小之分便改变了性质，这使他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原来社会科学从面积的区分就能切进去，实在是有意思。他原来对社会科学一无所知，正好凭思考进行一些研究，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对他来说，任何学习的机会都是宝贵的，发现了就应抓住不放。他一向认为知识无止境，应该活到老学到老。